

A 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史(丛书)
History of Western Humanism



雷永生 著

Human Being in Conflicting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东西文化碰撞中的人

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



—— 华夏出版社 ——

4 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史 (丛书)

History of Western Humanism



雷永生 著

Human Being in Conflicting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ORTHODOX
AND RUSSIAN HUMANISM

东西文化碰撞中的人

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



——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西文化碰撞中的人: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雷永生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史丛书)

ISBN 978-7-5080-4166-7

I. 东… II. 雷… III. ①东正教-研究-俄罗斯 ②人道主义-研究-俄罗斯 IV. B976.2 B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2714 号

东西文化碰撞中的人: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

雷永生 著

责任编辑:李玉璞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版 次: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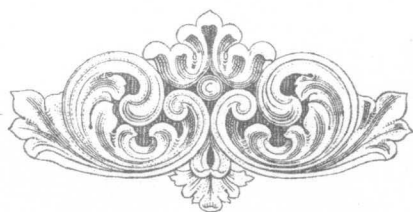
开 本:787×1092 1/16 开

印 张: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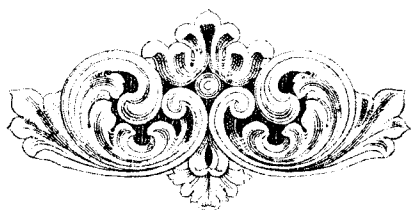
字 数:522 千字

定 价:4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谨将本书献给
研究、关注人道主义问题的
学界前辈、同仁及朋友们！



《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史》丛书编委会

主任委员 邓朴方
副主任委员 王新宪 汤小泉

主	编	雷永生	
副	主 编	吕世明	王智钧
编	委	张宝林	王 涛
		杜丽燕	尚新建
		赖辉亮	陈希米
		李玉璞	

PREFACE

总 序

人类有许多发现，任何人都无法一一细数。这些发现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有的大些，有的小些。然而，若有人问，人类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呢？答案是：人！！

忒拜城国王之子俄狄浦斯，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不过，让人们记住他的，却是一个不伦的名誉，即所谓“恋母情结”。而他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正是他发现了人。当年，美女头，狮子身的双翼怪物斯芬克斯出现在忒拜城外，她蹲在一座悬岩上，向过路人提出智慧女神教给她的种种难解之谜。倘若路人解不开，就会被怪物撕碎吃掉。她给俄狄浦斯出了一个难题：早晨四只脚走路，当午两只脚走路，晚间三只脚走路。脚最多的时候，正是速度和力量最小的时候。俄狄浦斯坦然回答：这是人呀！在生命的早晨，人是软弱而无助的孩子。他用两脚两手爬行。在生命的当午，他成为壮年，用两脚行走。但到了老年，生命迟暮，他需要扶持，因此拄着杖，作为第三只脚。斯芬克斯被俄狄浦斯挫败，羞愧气恼之极，从悬岩跳下摔死。¹

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是人，可以说这个怪物提出的问题是：“人是什么？”人若解不开人之谜，意味着人不知道人是什么。一个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的族类，只能有一个归宿，就是成为纯自然的存在，进入自然的食物链，其命运当然是被怪物所吞食。俄狄浦斯解开斯芬克斯之谜，意味着他回答了“人是什么”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俄狄浦斯首先发现了人。从答案可以看出，俄狄浦斯发现的人是自然的人，即处于自然序列中的人。

也许神话故事中的俄狄浦斯并没有料到，他到底解开了怎样一个谜！解开斯芬克斯之谜，如同打开了潘多拉怪盒。与人相关的种种问题，都被这个谜释放出来。人类从此踏上了漫长的解谜之路。俄狄浦斯虽然解开斯芬克斯之谜，故事却没有结束，他犯下弑父娶母的不伦之罪，已经坠入罪恶之中。当人认识并且界定自己的自然本性、在自然序列中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时，又坠入新的谜团之中。人之为人，仅仅拥有自然本性是不够的。当你借助女神赐予的智慧认识人的自然本性的时候，宙斯手中的正义释放了新的谜团：人之为人应该有德行，何谓德行？如何获得德行……西摩尼德斯诗云：

有个故事说，德行
住在难攀登的高山，
由纯洁女神们掩护，
凡人眼睛看不见，
除非从心底里流出血汗，
才能攀登上这人性高峰。

有哲人认为，人类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攀登人性的高峰：人是什么？我是谁？你是谁？第一个问题是希腊人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奥古斯丁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现代哲学提出的。这三个问题代表了探索人性的不同方向，而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恰恰构成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史的主题。从希腊到中世纪、近代、现代，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对人的看法，对人性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亦发生不少争论，这便构成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斑斓的色彩。从问题的提出到现代，哲人确实“从心底里流出血汗”，艰难地“攀登上这人性的高峰”。人们不仅通过这些问题和争论认识人，理解人，而且塑造人，教化人，使人成之为人。用王太庆先生的话说，就是“把人当人”。因此，人道主义不仅是思想层面的东西，也反映在社会、政治、法律、科学、经济等各个方面，并凝结在各类制度和秩序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人道主义是全部西方文明的精髓。尽管humanism一词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但人道主义思想早在荷马时期就萌发了。

孟德斯鸠在评论蒙田的作品时说，“在大多数作品中，我看到了写字的人”；在蒙田的书中，他“看到了思想的人”。我想补充一句，当我们在茫茫书海中梳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线索时，我们从那些思想的哲人那里读懂了人，真正的人。这人凝聚着人类几千年艰难探索的结晶，血与汗的结晶。古希腊诗人萨福说：

有人说世间最好的东西
是骑兵，步兵和舰队。
在我看来最好的是
心中的爱。²

对，是爱！上帝是爱，信仰上帝是爱，由上帝而生的理性是爱，因此，人性是爱。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确实是人“心中的爱”。人所构想的人性是仁爱，是善，因而人性的根本应当是爱。如果说人道主义就是“人之为入之道”，那么这个“道”就是爱。爱即善。西方人道主义塑造人，就是要塑造善的人性，就是要让人认识善、拥有善、行善。罗马人用paideia（教化）和areté（德行，也有译作善行）指称希腊人道主义，着实是非常贴切的概括。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西方人道主义思想进入中国。一些相关的译作和研究作品以及当时出版的工具书,使国人知道了人道主义这个词。不过从总体看,对于西方人道主义,我们是陌生的。近百年来,几乎没有出现过系统的研究。我们以为,人类不同的种族之间是有文化差异,但是,涉及人类深层的东西,不同文明之间有相当程度的共识。为了使国人能够更好地了解西方文明,从中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我们决定共同撰写“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史”。本课题组成员来自不同的单位,但共同的责任感,共同的研究课题,把我们组合在一起。我们的想法是:把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发展的脉络,尽可能完整地献给读者。

西方人道主义传统有几千年的历史,与此相关的作品浩如烟海,从中勾勒这一思想的历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课题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西方人道主义,历时10余年。古人云,十年磨一剑。此剑如何,尚不知晓。如果能让读者从中享受到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将不胜欣慰。

邓朴方同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高举人道主义旗帜,从特定的角度阐发了人道主义理论,对人道主义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对学术界深入研究人道主义思想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鼓励,他尤其关注对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并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丛书出版之际,我们向朴方同志表示深深的敬意,感佩他为宏扬人道主义思想和推进人道主义研究所做的巨大贡献。

《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史》丛书从创作到出版,还有赖于学界同仁和朋友的支持。在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课题组向国际人道主义与伦理学学会(IHEU)和保罗·库兹(Paul Kuzz)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学会和教授长期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我们的老师汪子嵩先生和王太庆先生,感谢我们的朋友朱德生教授、王树人教授、钟少华教授,特别要感谢张祥龙教授。

我们尤其感谢邓朴方主席,感谢他为弘扬人道主义思想和事业所做的一切,感谢他和残疾人联合会为本丛书给予的出版资助。感谢华夏出版社领导为促成本丛书的出版所做的不懈努力。感谢华夏出版社李玉璞女士和陈希米女士,她们辛勤的劳动为本丛书增色不少。感谢华夏出版社与本丛书出版相关的部门和诸先生女士,他们的工作使本丛书以光彩照人的形象面世。

在本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一切关注人道主义研究,热爱人道主义事业的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雷永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2005年5月4日

1 关于俄狄浦斯的故事可参见斯威特所著《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221页。

2 《古希腊抒情诗选》,水建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23页。



CONTENTS

目 录

导 论 俄罗斯人道主义的历史地位 /1

第一章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俄罗斯多元人道主义思想 产生的历史渊源 /6

第一节 俄罗斯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特殊性 /8

- 一、鞑靼入侵之前的俄罗斯文化 /9
- 二、鞑靼入侵和占领期间(13 世纪中叶至 15 世纪)
的俄罗斯文化 /13
- 三、彼得大帝改革前的俄国文化 /15
- 四、俄国最初的“西化”——彼得大帝的改革 /17

第二节 知识分子：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 /22

- 一、西方派与斯拉夫派辩论的先声——恰达耶夫的呐喊 /23
- 二、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大辩论 /26

第三节 东正教：独特的文化资源 /31

第二章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元人道主义思想 /38

第一节 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

- (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 /40
- 一、上个世纪的先声 /41
- 二、普希金：关于人的命运的诗意沉思 /46
 - A 生平与创作 /46
 - B 普希金的人道主义思想 /49
- 三、莱蒙托夫：对自由的追求与对现实的悲观 /56
 - A 生平与创作 /56
 - B 人道主义思想 /63
- 四、果戈里：文学中的宗教人道主义 /69
 - A 生平与创作 /69
 - B 宗教人道主义思想 /76
- 五、屠格涅夫：世俗人道主义思想的延伸 /82
 - A 生平与创作 /82
 - B 启蒙—理性人道主义思想 /86

第二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探索 /92

- 一、生平与创作 /92
 - A 青少年时代 /93
 - B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流放十年 /95



东西文化碰撞中的人

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

C 重登文坛 /98

二、人道主义思想 /100

A “穷人”的尊严 /100

B 人性的探索 /103

C 以暴易不了暴 /109

D 孩子的眼泪——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困惑 /111

E 人道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 /114

第三节 列夫·托尔斯泰：理性和爱可达至善 /115

一、生平与创作 /115

A 家庭与青少年时代 /115

B 大学与军队 /116

C 解放农奴与兴办教育事业 /122

D 《忏悔录》之前的创作 /124

E 《忏悔录》 /127

F 《忏悔录》之后 /130

二、人道主义思想 /132

A 对奴隶制度的抗议 /133

B 对人性的探索 /136

C 道德的自我完善 /139

D “勿以暴力抗恶” /141

E 为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辩护 /143

第三章 19世纪下半叶俄国民粹主义的世俗人道主义思想/148

第一节 俄国民粹主义的奠基者的人道主义思想 /151

一、赫尔岑：“俄国未来的人是农人” /152

A 生平与创作 /152

B 建立合理的人道的社会 /158

二、车尔尼雪夫斯基：“合理的利己主义” /166

A 生平与创作 /166

B 极端的世俗人道主义思想 /170

第二节 革命民粹派的世俗人道主义思想（拉甫罗夫） /174

一、生平与创作 /175

二、对社会和文化进行人道的改造 /177

A 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以多数人的牺牲为代价的 /177

B 享受文明成果的少数人应该忏悔 /179

C 有学养的人的人道主义义务 /180



CONTENTS

目 录

D 如何对社会和文化进行人道改造 /182

第三节 自由民粹派的世俗人道主义思想(米海依洛夫斯基)/185

- 一、生平与创作 /185
- 二、世俗人道主义思想 /186
 - A 个人的整体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187
 - B 人民应受信任, 人民应当教化 /190

第四章 索洛维约夫的宗教人道主义思想 /194

第一节 生平与创作 /196

- 一、少年时代 /196
- 二、大学生涯 /198
- 三、在广袤的天地中的神学和哲学探索 /201
- 四、宗教社会理想的理论与实践 /204
- 五、最后十年 /207

第二节 完整知识理论——宗教人道主义思想之基础 /210

- 一、西方哲学的危机 /210
- 二、西方文明之末路 /216
- 三、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目标 /220
- 四、完整知识的基本原理 /222

第三节 人的地位与命运 /224

- 一、人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224
- 二、人——神的世界和经验世界的中介 /226
- 三、人的命运 /228

第四节 人神之间 /231

- 一、基督——神人 /231
- 二、基督与人 /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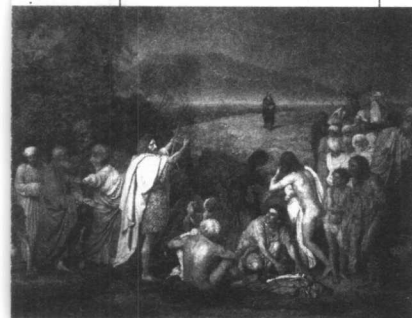
第五节 自由的神权政治——自由、平等、博爱之真正实现 /234

- 一、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之主客观条件 /234
- 二、神权政治乌托邦 /236

第六节 人的幸福、完善和尊严——通向“神人类”之路 /238

第七节 真正的爱——和谐世界的保证 /240

- 一、对性爱的探讨 /241
- 二、性爱与上帝之爱 /243
- 三、真正的爱情与和谐世界 /246



东西文化碰撞中的人

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

第五章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国“新精神哲学”的人道主义思想 /250

第一节 别尔嘉耶夫：回归基督教人道主义 /253

- 一、生平与创作 /253
 - A 少年时代 /253
 - B 精神的苦斗 /255
 - C 在俄罗斯“文化复兴”大潮中 /259
 - D 宗教的体验 /262
 - E 流亡生涯 /264
- 二、基督教人本学——别尔嘉耶夫的宗教人道主义思想 /267
 - A 基督教人本学基本原理 /267
 - B 人的命运及其解放 /278
 - C 人道主义的历史演变 /299

第二节 弗兰克：善恶之辩 /307

- 一、生平与创作 /307
 - A 少年时代 /307
 - B 大学生活 /309
 - C 转向唯心主义 /310
 - D 转向宗教 /315
 - E 十年之间 (1912-1922) /316
 - F 流亡生涯 /318
- 二、直觉主义的宗教人道主义思想 /320
 - A 宗教人道主义之世界观基础 /321
 - B 宗教人道主义的若干问题 /328
 - C 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之梳理 /340

第三节 舍斯托夫：旷野呼告 /346

- 一、生平与创作 /346
- 二、独特的宗教人道主义思想 /349
 - A “哲学是一种伟大的、终极的斗争。” /349
 - B 以人为本的“悲剧哲学” /350
 - C “因神得救”的“圣经哲学” /359

结束语 /367

参考书目 /368

后记 /375

导 论

俄罗斯人道主义的历史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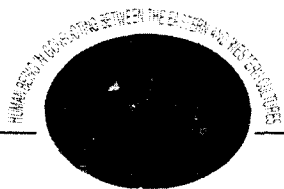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具个性的民族，俄罗斯国家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国家。从它的国土来说，它既有欧洲部分，又有亚洲部分。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既属于西方，又属于东方。这不仅是在地缘意义上来说的，而且是就文化意义上来说的。^①就此意义来说，俄罗斯的文化就不是单一的文化，而是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长期碰撞和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在俄国出现的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长期争论正是这种碰撞和融合的体现（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东方文化也不是泛指，而是具体地指谓拜占庭文化与鞑靼文化）。俄国著名哲学家、文化学家别尔嘉耶夫正是这样分析俄罗斯文化的精髓——俄罗斯精神的，他说：“俄罗斯精神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可能与下列情况有关，即东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②正是考虑到这种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我们把本书题名为《东西文化碰撞中的人：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

本书考察的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人道主义思想。所以把考察的时段放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首先是因为这一时期正是俄罗斯文化异常繁荣的时期，人道主义思想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其次是因为我们把俄罗斯的人道主义思想放到整个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深深感到这一时段的俄罗斯人道主义思想在整个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此在这里要做一点说明。

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与西方文明有着同样久远的历史，它起源于古代希腊，而不像国内某些学者那样说它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例如邢贲思著：《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就已经包含有人道主义思想，后来经过智者派奠定了它的基础。从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晚期希腊的斯多葛派，一直在发展这种以善行和教化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不过，这时的人

① 贾泽林先生在《俄罗斯思想》（索洛维约夫等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的中译本前言中说：“初看上去会以为‘地理环境’和‘地缘’只是一国的‘外部因素’或‘外部条件’，跟自然条件没什么区别。实则不然。应当说，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历史从来就是在人造的‘第二自然界’中进行的，已不存在纯粹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地理’和‘地缘’。相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地理环境’和‘地缘’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社会文化、社会历史概念，即一种人文概念。”（见该书，第10页。）

②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2004，第2页。



人道主义思想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制约,不可能具有较大范围的普遍性,它只可能是城邦的人道主义。西方现代思想家中,最早提出古希腊是人道主义故乡的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哲学家 C. 弗兰克(1877-1950)。他在 1946 年出版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中说:“古希腊罗马世界就是‘人道主义’的真正故乡,是最早认识并以高尚形式逐渐阐明人的尊严、人形象之美和意义的地方。使徒保罗在对雅典人发表的演说中,引证古希腊诗人的一句话:‘亦同圣类’。指的就是这种以人与神相似为基础的古希腊罗马的人道主义。”^①稍后,海德格尔在其《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发表于 1947 年)中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在罗马碰到了第一个人道主义。因此第一个人道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特殊的罗马现象,此种特殊的罗马现象是从罗马人与晚期希腊人的教化的相遇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他并不把希腊当作人道主义的发源地,但是,他强调罗马的人道主义来源于希腊的“教化”:“在罗马共和国时代,Humanitas(人性或人道)第一次在它的名称之下被着重地深思与追求着,人道的人与野蛮的人相对立。在此,罗马人用‘吞并’从希腊人接受下来的‘教化’的办法提高了罗马道德,而人道的人就是指这些罗马人。”可见,海德格尔是从概念的出现与应用上来确认人道主义之起源的。不过,他接着又说:“希腊人的教化是指文艺与科学中的教化,这样了解的教化就被译为‘Humanitas(人性或人道)’。罗马人的真正的罗马特点就在于这样的人性或人道中。”^②既然如此,我们觉得还是弗兰克将古希腊罗马一起作为人道主义的故乡更确切一些。

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第二种形态是基督教的福音人道主义思想。在罗马帝国时期,原有的、受到地域和社会体制限制的希腊城邦人道主义,已经被亚历山大东征所建立的大帝国逐渐突破:各个不同民族的人走出原居住地而在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内流动;希腊化——东方文化与西方的碰撞;隶农制的出现;特别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剧;等等,使希腊城邦人道主义面临巨大的危机。时代在呼唤一种新的、能够适应时代变迁的、普世的人道主义思想。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基督教的福音人道主义思想应运而生。这种人道主义将人与神联结在一起,信仰至善的上帝;以“爱上帝、爱邻人”为基本教义,打破民族的、地域的、等级的限制,平等地对待世上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恶人);它以“末世论”的警示挽救世人:“天国近了,你们要忏悔!”这种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使基督教首先在社会的底层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之下,它不但没有灭亡,反而愈益壮大。最终,罗马统治者也只有承认它的地位,并于公元 313 年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在罗马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基督教在获得信仰自由并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人道主义思想影响也愈益扩展。随着基督教神学之日益理论化(菲洛—柏罗丁—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福音人道主义也逐渐系统化、理性化。但是,由于基督教在

① С. Франк. С Нами Бог. Париж. 1946. Стр. 193.

②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 364-366 页。



中世纪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它的福音人道主义思想也就逐渐脱离它的现实宗教活动和社会生活。同时，为了服务于基督教会的现实利益，福音人道主义也被扭曲，它用神权淹没人权，用神的全能贬低人的价值，使人在神的面前只能俯首贴耳。这样，基督教的福音人道主义就转向了反人道主义。并由此引发了新的、反对神权的人道主义的诞生。

这样的人道主义是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由于这种人道主义是与人从神权政治统治下的解放运动紧密相连的，因而它也就以反对宗教的形式出现。它视上帝为暴君、专制者，认为只有打倒神，人才能获得解放，所以它把文艺复兴看作人反抗神的光荣起义。与此相关，同时也由于科学的兴起及其影响，这种新的人道主义反对信仰而弘扬理性，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蓝图。在这里，要强调它与基督教的福音人道主义的不同，虽然二者都倡导人的平等和博爱，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将其建立在人的理性的基础上，而基督教的福音人道主义则将其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将这种新的人道主义称为启蒙—理性的人道主义。由于它与宗教的人道主义之对立，故尔又称之为世俗人道主义。随着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建立和发展，随着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这种启蒙—理性的人道主义一直在西方与宗教人道主义相抗衡，这种人道主义以康德的名言“人是目的，而绝不能是手段”为其最高成就。

但是，启蒙—理性的人道主义，或曰世俗的人道主义，自身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由于它贬低神而抬高人，推崇人，把人的一切都看成是绝对的、神圣的，甚至把人看作神，看作世界的主人，当然也是自然的主人。同时，它又与自然主义相结合，把人看作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这种情况必然导致逻辑上的矛盾。正如弗兰克所说：“这种形式的人道主义中包含着深刻的和完全无法克服的矛盾：人的崇拜、对人负有统治世界和在世界确立理性与善的统治的伟大使命的乐观主义信仰，是和对人的理论观念，即把人看作从属于自然王国并从总体上服从自然的盲目力量的实体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①“这种人道主义和人类政治论的意志支点是如此伟大，它竟然违反逻辑，与自然主义相结合，与人是由自然低级原生物而产生的观念相结合。”^②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拉梅特利（Lametli）的名言“人是机器”和爱尔维修（Helvetius）的人性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是这种人道主义思想的极端表现。

正是启蒙—理性人道主义（世俗人道主义）在逻辑上所包含的这种无法克服的矛盾，导致它在实践上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不论是把人当作善和理性的唯一化身，不论是把人看作自然本原的合理体现，最后都没有什么好结果：或者走向个人崇拜，或者走向自然主义、物质崇拜、物欲横流。19世纪末至20世纪所出现的极权政治和个人崇拜，与这种人道主义是有内在联系的。人道主义再次走向反人道主义。

作为对启蒙—理性人道主义的反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国出现了“新精

① С. Франк. Свет во тьме. Париж. 1949. Стр. 150.

② С. Франк. С Нами Бог. Париж. 1946. Стр. 199.